

流光正徘徊

· 于維杰 ·

寬橋——岡山（上）

夜深了，萬物被黑暗包圍著。我靜臥在床邊，輾轉不能成眠，窗外的雨聲滴滴地似打在我心坎上，銀蛇般的閃電，劃破長空。倏忽間，照亮了深沉的黑夜，照亮了黑夜中的這間房子，照亮了房內琦的遺像。在這淒風苦雨的黑夜裡，面對著琦的遺像，內心有一種莫名的哀愁和阡陌交錯的情緒，我緬懷著那天失去的歲月，不禁柔腸寸斷。

一聲雷響，把我從幻想中帶回現實，使我突然憶起今天是琦殉職的紀念日。在黝暗中，我彷彿又看見琦那哀愁的目光在向我傾訴。我扭亮電燈，取出日記來，一頁一頁地讀下去，漸漸地我眼前模糊起來，朦朧中我跌進了記憶的深淵。

民國三十六年的冬天，那時我正在杭州讀書，期考完了，雪也停了。上午考完，便打電話回家，讓家裡派車來接我回去。午飯後，車子還沒來，在宿舍裡實在悶不住，便溜出學校

，在東街路散步。因為考試的緣故，好久不到街上來了，街上的一切，都會使我感到新奇，我正在東張西望的當兒，一聲尖銳地剎車聲，一部軍用小吉普突然停在我身邊，從車上跳下一位少女，我立刻被她的氣度所吸引，明朗輕鬆，儀態大方，長而均勻的身材，聳高的胸部，一頭亂兒捲曲的秀髮，挺秀的鼻子下面是一張小巧的嘴吧。嘴角上掛著一種少女所少有的毅力，一對大而深的眼睛，似乎含有無限的怨情……

我沒有注意到路人的注視，只一心一意地欣賞我面前的上帝傑作。

「維杰先生，院長來派我接你回去。」她上前兩步很客氣地說。

她這突發的言語，使我如夢初醒，看到車上一〇六三的號碼，才想起是父親所用的車子。

「怎麼駕駛兵沒來？」我感到有些茫然。

「請病假啦！」

「別的車子的司機也都……。」
「難道你不知道？救護車的司機是不能隨便派其他任務的。」

「那麼你是……」我不等她回答。便走上前去看她胸前所佩的符號：「上士看護聶琦。」

「哦！原來是聶小姐也是在空軍醫院工作，真怪，為什麼以前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你呢？」我一面說著一面跨上車子。

「我剛來還不到一星期，你當然沒有見過我。」她一面回答，一面踏動馬達，車子便向學校駛去了。

路上，我腦筋中浮起一連串的問題，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，為什麼她會認識我？看她那樣雍容大方的舉止，一定受過相當的教育，為什麼肯屈就看護？我想非問問她不可。

车子在學校門口停下來，她幫我把手行李拿出來。

车子穿過市街，出清泰門向寬橋駛去。车子是開得那麼平穩那麼快，從杭州到寬橋，雖然是土馬路，而且路上還有積雪；但時速已經超過三十英里以上了，我開始驚奇她有如此好的駕駛技術。

「你車子開得很好。」

「唔！」她回答我以微笑。
「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，你怎麼

會認識我？」

「因為你的容貌、身材和舉動，都太像你哥哥了。」

「你也認識我哥哥！」

「是的，我們每天見面。」

「你們已經認識很久了吧？」

「不，不久，也可以說是不認識，因為我剛來空軍官校醫院，一時沒有適當的工作可派，所以便派我每天隨值日醫官跟救護車守機場，你哥哥是二十八期中個子最高的，進出機場都是排頭，特別容易惹人注意，再加上起飛落地和中間休息時間，所以我每天都要看見他很多次。」

我們繼續談了很多話，她談話的聲音不很高，但清楚而有一種甜蜜的感覺。到家後，我留她同進晚膳，她婉謝了。

寒假帶給我不少的便利，我可以每天去找琦談天，時常約她一道去溜冰，打獵和遊玩。彼此間的情感與日俱增，我們竟很快地達到無話不談，心心相印的境地了。

從談話中，知道她原籍是韓國南部的馬山，從小生長在東北，小時父親便死了，只有一個哥哥是空軍官校畢業飛驅逐機的，不幸於抗戰期間作戰陣亡了。目前剩下的只有老母和她，在上海有一點房產，靠每月所收的

租金，使她們母女過著相當寬裕的生活，她這次來杭州，本來是遊西湖的，因為恰巧遇到一位與她哥哥同期畢業的同學，現在是空軍官校的飛行教官，因此她得到一次參觀空軍官校的機會，更因為從前她曾在哈爾濱讀過兩年牙科，由於興趣的關係，所以也順便看一看此地的空軍醫院；奇怪的是她一見到我父親，便像見到了她已去世的父親似的，同時更感到我哥哥有很多地方和她已陣亡的哥哥相像。且又都是學飛行的，因此她便決定暫時留在此地，希望能多與我父親和哥哥接觸，以彌補她心靈上的創傷，就這樣她成了空軍醫院的上士看護。

經過一段不算太短時間的觀察，她發現真正像她哥哥的，不是我哥哥，卻是我。她對我說，爲了要紀念她唯一哥哥的陣亡，如果她是男孩子的話，一定要學飛行，可惜她是個女孩子，所以她只好作一點救護的工作。

她把她的哥哥生前所記的日記和相片拿給我看，受了她那種真情的感召，我決意立志將來學飛行，我向她鄭重地表示過我的志願，她竟感動的流下淚來，彼此間的情感更深了。無論如何，她是一個情感很豐富的人，我喜歡她給我的安慰，它深深地印入我的心坎。所以說該說，她是一個十分

瞭解愛情的人。

感謝上帝，使我認識了她，使我在幸福中過著快樂的日子。

二十餘天的寒假，很快地過去了，開學使我們不得不暫時分離。

記得是開學後的第四天，一個毛毛雨的晚上，晚自修後，我正準備回宿舍就寢，校工跑來告訴我，有我的電話，拿起話筒一聽是琦，心中立刻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興，但出乎意料之外的竟是由城站打來的，告訴我她馬上回上海去，數分鐘內火車便要開了，最後是一聲「再會」便掛斷了，我飛奔到街上，叫車子趕到城站時，火車已開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公役兵送來了兩封信和一隻飛鷹：

「維杰：離別常是一樁無可奈何的事，但爲了你和我的前途，我走了，希望你不要因爲我的走而難過，相信我的心會永遠伴隨在你身邊的，這隻飛鷹是家兄生前一直佩帶在身上，直到陣亡後才拿下的，現在給你作紀念吧！琦」

第二信是弟弟寫給我的：

「二哥：爸爸不喜歡你跟琦談戀愛，雖然她人很好，但她比你大很多，又是韓國人。不適合於你……。」
(未完待續)